

尋找學術的靈魂

——遊東海大學隨筆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小章

編按：〈尋找學術的靈魂〉，是上一期〈印象成大〉續篇，談的雖是東海大學，卻是

瞥見成大靈魂的屬性，並覺察成大思維樣式強制性的正反影響。

香港陳小章為成大印象所譜的對照組。希望讀者可以透過閱讀不同大學典型，

引子

半年前我接受了臺灣成功大學的邀請，準備今年十月份到臺南訪問。原來成功大學生理所教授兼教務長，其時已經是東海大學校長的湯銘哲教授得知我要訪臺的消息，也熱情邀請我借此行訪問在臺中的東海大學。我欣然接受了老朋友的邀請，雖然當時我對東海一點瞭解也沒有，甚至孤陋寡聞到連東海大學都不曾聽說過。本來我還想在造訪東海之前做點功課，但終日忙於各種事務或旅途奔波的我，一直到造訪的那一天，腦子裏的東海幾乎仍然是一片空白的。然而，就在我訪問的短短三天裏，這所大學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如此深刻，完全超出我原來所有的想像。那些點點滴滴的所見所聞，如涓涓細流，匯成了我的東海印象。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我離開了東海的今天，東海仍然讓我去思索，去尋找……

東海，從校長司機說起

十月二十七日下午我從臺南坐火車到臺中，正當我站在空蕩蕩的月臺守著三個裏面幾乎都裝滿在臺南買的書（新舊書兼有）的行李，不知道該出站還是在月臺上等的時候，我看見出站口外有個女孩在向我這個方向招手。是來接我的吧，我猶豫著四顧了一下，她又再招了招手。是來接我的，這次我肯定，也終於放下心裏一直懸著的那塊石頭。走到跟前，那個還帶著幾分稚氣的學生甜甜地微笑著自我介紹：我是Ivy，是生科系的。然後把我帶到停在路邊等候的湯校長座駕。司機師傅很有禮貌地

跟我打招呼，幫我搬行李。上了車，司機師傅就開始給我介紹臺中，說沿著臺灣大道可以直達東海大學；說在臺中市內坐公車不要錢（我還真沒聽說過有這等好事）；說臺中近二十年的發展，現今臺中分舊城和新城。他還指著臺中新城裏那些大廈說，你們看那一個個閃著燈光的小方格，就夠你們想的了。師傅健談，難得的是透著儒雅，儼然像個思想家。我笑著說：「師傅，如果你換了個位置，坐到後面來，人家一定以為你是校長。」他答：「後面的位置可不好坐，還是在前面輕鬆舒服些。」他接著又說，他有幸跟著多個校長，耳濡目染，給他們開車就等於在上博士班。哇，好精彩的比喻！連司機都如此談吐不凡，東海的教育可見一斑。

車到東海時，天色已暗，師傅開始介紹東海起源，說它的前身是大陸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學，因為政權的交替，這些學校在大陸不復存在。而原來支持這十三所大學的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聯董會）便決定在臺灣興建一所新的私立基督教大學。這就是東海的由來，至少司機師傅的版本是這樣的。

師傅把我送到邦華會館下榻，關照了有關事宜之後，他介紹自己，姓張，溫州人。

我對東海的瞭解，就是從張師傅開始的。

談笑有鴻儒

晚上六點十五分，湯校長登門邀我去參加他們家的家宴。他一身輕裝，手牽著他們家的狗，沒有什麼拘束。他告知我下榻之處，原是

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復觀的住宅，這多少讓我感覺有點受寵若驚。湯校長帶我走回他家，一路上看到的都是樹木，林中一幢幢的小屋子是教員宿舍。初夜，瀰漫著草青味。綠色，是東海給我的第一印象。

校長官邸是一處兩層的優雅小樓，裏面的燈光把外牆上通透的圓筒磚構成的幾何圖形展現得精美無比，而大門外的黑色橫栓（有點像廣州西關大屋的「趟攏門」），在白牆的反襯下，有很好的裝飾效果。屋內有外廳和內廳，中間有一道通常在庭院裏才看到的月門，馬上讓人感到一種高山流水的清雅。內廳裏放了一圈古樸的椅子，黑白麻布墊，和花梨木地板相得益彰。賓客接踵而來，有湯校長說他通曉書畫的腎臟科鄭志雄醫師和他的太太，還有生科系的幾個老師，趙偉廷、林玉雯和汪碧涵。汪教授進來時，手裏拿著一小盆自家種的、開得正盛、而我又叫不出名來的粉紫色的花，隨意之間透著高雅。賓客中還有巢志成副校長和國際處的高少凡教授。最後，文學院的童元方院長出現了。她是我一直期待的，除了湯校長之外我在這裏唯一認識的朋友。她身著粉紅帶點



湯校長、巢副校長、汪碧涵、趙偉廷、高少凡、童元方教授。

碎花的襯衣進來，把一屋都照亮了。她比我幾年前在香港看到她的時候還顯得年輕、精神。顯然，在東海的工作給她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師母把宴席安排就緒，頃刻高朋滿座。席間，從各人的言談中我能感覺到他們對湯校長倡導的「綠色-博雅」的認同，以及對他的即將離任有一種深切的惋惜，不僅僅就他個人，更是對東海。大家談得最多的是「百刻句踏」。負責東海六十年校史編輯工作的元方解釋說，這是學生們自發組織的一個活動。是他們首先提出了「東海大學從哪裏來？」這個問題，並為了尋找答案，啟動了一千二百多公里的自行車之旅去尋訪以前曾在大陸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學。有著洪鐘般渾厚嗓音的巢副校長興致勃勃地把話頭接了過去，繪聲繪色地描述這個壯舉的細節，以及他們在各個學校訪問的體會。他說他非常驚訝地發現，大陸很多學校都在講博雅，但各自的理解不盡相同。我不禁好奇地問：「你們的博雅定義是什麼？」湯校長說，「博」比較容易，「雅」很難。巢副校長說，東海的教育還包括service (服務)。我當時沒聽明白，還以為他說的是教會的服務。

學政治出身，卻被湯校長稱讚絕不搞政治的，負責對外交流的國際處高少凡教授，儒雅兼備，侃侃而談，特別介紹了復旦大學來訪的情況。復旦領導層曾派了六個人來，仔細瞭解東海的方方面面，說要學習東海的精髓，來了一次不夠，還要再來。這說明，東海有它獨特的地方，在眾多的大學裏面具有它自己的高度。巢副校長接著又說了一段他自己在東海的

見聞。有一次他看到一位從香港科技大學來的老師，在東海到處拍照，非常認真仔細，便好奇地問：你在東海看到了什麼？來訪者答：學術的靈魂。

說到東海的教育和傳承，汪教授動情地說：「回東海當老師是我畢生的夢想。」，而且這還不光是她自己的夢想，她知道另一個東海的校友說過和她同樣的話。她解釋道，就是感念東海很多大師級的老師，像歐保羅（還念了一長串的名字，可惜我沒法記下來）那樣有奉獻精神的老師，給了我們很大的激勵。在座其他生科系的老師雖沒做聲，但頻頻點頭。汪老師繼續說，別人都說東海的學生難教，還對她說：「你自己都學不好，怎麼教學生？」汪老師介紹了自己在東海讀書的經歷，她要重修微積分的課，好不容易才畢的業。她說：「正是因為我知道難，才懂得如何去教」。我想，正是過去有歐保羅，現在有汪碧涵這樣的一批老師，成就了東海，這種教育的傳承是東海巨大的財富。

夜漸深，賓客開始離座道別。巢副校長來到我面前，再次語重心長地跟我說，東海的精神，關鍵是「學術的靈魂」。他的話印在了我的腦子裏，在接下來的幾天訪問中，這句話無時無刻不在我耳邊迴響。

那晚正逢月盈，乘著秋夜的涼風，漫步在東海校園，透過樹梢，我看到東海那輪明麗的月亮。

教學相長

我每到一個大學訪問，要給一個講座安排的幾乎是沒有例外的。這次來東海大學，倒是安排了兩個講座。一個是給生科系講的，另一個給通識班的學生講。

二十八日早上十點，湯校長和師母來接我去生命科學系講課。他們帶我走文理大道，這是東海大學中心的林蔭道，因文、理學院在其兩旁而得名。六十年前建校時種的樹木，已經撐起一片天，可以遮風擋雨了。理學院有一方草坪，與牛津、劍橋的書院草坪相仿。湯校長帶我穿過理學院的草坪去生科系，我有點誠恐誠惶不敢舉步，因為記得在劍橋，只有書院的院士（Fellow）才有資格在草坪上行走。

我給生科系講的課題為「觀微見著：從上皮細胞研究機體功能和疾病」，總結了我們上皮細胞生物學研究中心自1999年成立以來的一系列重要的研究發現。我著重講怎樣發現科學問題，提出合理的假設，並通過一兩個具體例子示範如何去解決問題。講座完了之後，聽眾報以熱烈的掌聲，但提問的時間有點冷場。我知道很多學生不好意思提問，便亮出我的法寶，說：「一個大學的學術水準很大程度反映在學生能不能提問題。」接著，又指著湯校長對學生們說：「你們不要給你們的校長丟臉噢。」激將法就是靈，於是問題一個接一個。由此，我可以看到師生們的真正興趣所在。

當天下午，生科系還組織了一場我與學生的對話，他們的老師都不在場。這種對話形式好像在別的大學沒有。聽說有些學生本來下午

還有別的課要上，卻寧願來和我對話，這讓我感動。學生們（其中包括博士後）給我提出各種問題，例如：怎樣發現問題？怎樣判斷什麼時候要放棄原來的設想？如何分配家庭和科研的時間？怎樣堅持一個有趣的研究，當需要堅持的時間很長而客觀條件又不允許，怎麼辦？我都一一作答。我看到後面有一位同學，張了好幾次口，最後都沒有問出來，就鼓勵他把問題說出來。他漲紅了臉問：老師你是怎麼做到在臺上講得那麼好而不害怕的？我回答他說：其實我每次講課之前都很害怕，正是因為害怕才要不斷的練習和認真的準備。我從這些學生身上看到自己過去的影子，而學生們的反應是對我的一種激勵。能影響哪怕一個學生的人生，都是我們當老師的最大回報。

本來湯校長只是給我安排了在生科系的講座。不過，我最近應廣州一個讀書會的邀請，為普通聽眾做了一個題為「通往生命之道」的講座，介紹離子通道在生殖過程中的重



文理大道上的理學院。

要作用。因為反響熱烈，我便想到要以通識課的形式給學生講。剛剛在成功大學做過嘗試，得到那裏的學生好評。我把這個想法給湯校長提出，他就把我的講座安排在二十九日下午，他執教的「醫學，科學與人文」的通識課上。我的講座從兩個問題開始：「人是什麼？」和「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從哲學層面的討論，到生物學的答案－繁衍（生殖），再介紹我們研究離子通道對生殖過程的影響的工作以及從中所得到的啟示，最後以介紹《哲學的慰藉》一書來結束講座。在講課的過程中，我問了學生很多問題，其中問到，有多少人一年裏完完整整看完一本書？學生的答案讓我震驚，幾十人裏只有5個人舉手。雖然根據前幾場問答的經歷，我已經有一定的思想準備，但我還是被這個數字震驚了。這，也許就是我們現代人的悲哀。正是因為這一點，我真誠地希望學生們可以通過讀書，慢慢悟出生命的真諦。課結束後學生的掌聲很熱烈，不過因為東海大學沒有像成功大學那樣，可以線上為老師上課打分，我無法知道學生們的真實反應。我後來問了去旁聽的生科系學生Ivy對講座的想法，平時說話天真可愛的她說：「這個課應該讓每個生科系的學生都聽一遍。」我問：「為什麼？」她說：「如果沒有人文思考的訓練，也就失去做科研的意義了。」我被她的話震驚了，被一個東海的學生震驚了。

我的講座完了，這堂的通識課還沒完，接著是原來課程安排的學生們關於人文與醫學的報告，每人十分鐘。我很好奇學生們會講

些什麼，於是留下來聽。第一個由法律系同學做的報告就讓我受益匪淺。她一開講，首先解釋「人文」，並引用了《易經》的賁卦彖辭：「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還真不知道，我們的先賢在整個世界還處於「蒙昧」時代之時，就有「人文」、「文明」和「文化」這些概念，並有如此精闢的概括。我被學生「開化」了。我繼而想到一個問題，不知英文「文明」一詞，「civilization」，緣於何時？我還從另一個學生的報告中，第一次知曉了一位十二世紀的偉大女性，賓根的希爾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 1098 – 1179），一位不同凡響的作曲家、哲學家、科學家、博學家、醫師。據說她還有先知先覺，也即所謂的「靈視」。她真是我們女性的驕傲啊！這樣的天才，比但丁早了一百多年，比達芬奇還早了好幾百年呢！為什麼就沒有聽說過呢？除了自己的學識有限之外，我只能這樣臆想：歷史是男人們寫的，歷史舞臺的主角就只能是男性。其他由不同學系的同學做的報告也講得不錯，有些題目還很特別。例如：「醫學與紋身」，「《西遊記》的中藥詩」，「物理與醫學」。晚上師母隨便問了我一句：「你怎麼還聽學生的報告，有意思嗎？」我肯定地回答：「很有意思啊！從學生那裏我學到很多東西。」

在東海的教學經歷讓我對「教學相長」的體會更加深刻。

再續前緣

二十九日下午上完通識課，湯校長再和個別學生講他的回饋意見，最後結束已經近六點了。時值深秋，這個點的天已經黑了。路過文學院後面那排辦公室，橘黃色的燈光透過仿唐建築的木格子窗，散發著溫柔。湯校長遠遠看了一眼就說，童院長還在辦公室。我們走進文學院，元方果然在，正在堆積成山的文檔之中審稿。寒暄過後，她在其紛繁的辦公室裏翻了半天，找出她兒子王大文的一張「快樂，不快樂」的音樂光碟送我，另外還有一本她自己的著作《譯心與譯藝：文學翻譯的究竟》。她說她手頭上正好有兩本簡體版的，她和我各一本。送我的書上題：「真高興可以續前緣，日後見書如見人。珍重！獻上深摯的祝福」。見字立刻感到心裏一股暖流上昇，同樣娟秀的字體也曾題在她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時送我的那本《為彼此的鄉愁》。真沒想到，我們會在東海再續前緣！頭天晚上，我們就在圖書館的伯朗咖啡廳一起進晚餐，我們一敘就是一晚上。我最高興的是看到她的才幹在東海得以施展，她那精神抖擻的樣子足以證明，她這個文學院院長是勝任有餘的。之後，我們沿著文理大道往回走，清朗的月亮在樹梢中穿行，元方的娓娓之音輕輕撩動這樹影婆娑的月夜。末了，她帶我去看正在教堂旁邊展出的「東海60周年特展」，就是學生們通過「百刻句踏」收集到的，曾經建在大陸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學的資料。元方解釋給我聽：「百刻」既是英文腳踏車（bike）的音譯，又有hundred moments的意思。

「句」在中文裏是十天的意思，除了代表時間，其音還像「尋」字。聽了她的介紹，我很想仔細看這特展，不過當時光線不是太好，我決定改天再來看。

三十日，我在東海訪問的最後一天。踏著露珠，在晨曦中我把「東海60周年特展」仔細看完了，也記下了和東海有淵源的十三所大學的名字：燕京大學、嶺南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滬江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金陵大學、華西協合大學、聖約翰大學、華中大學、之江大學、齊魯大學、福建協和大學、東吳大學。最讓我激動的是看到嶺南大學的介紹，它讓我聯想起約十年前我在中山大學（其校園是前嶺南大學的校園）的一次學術訪問。其時在下榻的榮光堂裏，我看到一本介紹前嶺南大學校長的冊子——《鐘榮光先生傳》，上面看到一幅我早已熟悉的，國父孫中山于一九一二年五月與嶺南大學師生的合照，其時為嶺南大學教職員的太公（廖德山）與他的同學中山先生比肩而站。讓我感到意外驚喜的是一幅我從未見過，外婆（廖奉恩）和大姨婆（廖奉獻）與



嶺南大學校長鐘榮光先生（右）與寄居其家之首批嶺南女學生。

鐘校長家人的合照。嶺南大學是中國最早收女學生的大學之一，但當第一批女生入學時還沒有女生宿舍，入學的四個女生，包括我外婆，就住在鐘校長家。從這個冊子上我還得知，外婆是從廣東去美國留學最早的女生之一，學成回國後於1927年成為嶺南大學校董會成員。這些在中山大學榮光堂的意外發現讓當時的我夜難成眠。今天在海峽的另一端，我又意外地發現東海與嶺南的淵源，那份激動同樣難以名狀。真有點應了元方送書贈言所說的「續前緣」，萬萬沒想到我這次來東海，也像我去中山大學那樣，實際上是續先輩們的前緣。看著那些「百刻旬踏」尋來的老照片，想到先人，想到我與東海素昧平生，卻又有如此戲劇性的前緣，不得不相信冥冥中的安排。

幾天前對東海還幾乎一無所知的我，竟然和東海還有如此之深的前緣。

東海神韻

在東海訪問的幾天，我每天都漫步於校園，清晨、黃昏、還有夜晚，總有意想不到的發現，和發人深省的時刻。

我喜歡清晨的東海，柔和的陽光穿過樹梢，灑落在寧靜的校園。第一天在校園裏讓我駐足良久的地方，就是湯校長家對面的一片草坪，而最吸引我的是草坪上錯落有致而又筆挺的大樹，還有樹下那些質樸的圓石桌和石凳。想像一下，大樹下圍坐著一群群高談闊論，各抒己見的學者，或者是激揚文字的同学少年，又或者是亦師亦友的討論切磋，那是何等風

雅！這樣的一幅學子圖，讓我想到了中國古代先賢們傳授於弟子們的情景。我覺得應該把這裏叫做「學林」，在這裏薰陶過的學子，也許將來就會是棟樑之才，就像他們身邊的那些大樹一樣。

第二天清晨，我選擇了去東海湖。出門，朝著離開學校中心的那個方向走。一路幾乎無人，也無特別的建築，似乎在鄉間小路上行走。走近東海湖，滿地的落葉覆蓋了綠色的草地，順著木棧道沿階而下，偶見朽木窟窿，頗有點敗落的淒涼。行至湖邊，但見初昇的太陽照在湖面上，閃耀著星星點點誘人的金光。湖心有個噴泉，嘩嘩地噴向天空的水柱，在旭日中，充滿活力，彰顯著東海旺盛的生命力。



被作者稱之為「學林」的草坪。



影舍生員及生先光榮鍾與講演南嶺臨曆月五年二一九一生先山中孫父國

東海校園裏的植物給我形象最深的應該是榕樹，不僅僅因為它們幾乎是我所能叫得出名的唯一樹種。枝繁葉茂的榕樹給人一種廣博和虛懷若谷的感覺。記得在校長家宴上汪老師說：榕樹的枝葉有多寬，它的根就有多寬，我們行走在榕樹下，其實是在它的懷抱裏。巢副校長也說：看盡東海滄桑，它們才是東海的真正主人，而我們都是過客。確實，文理大道兩旁的榕樹不知迎送了多少學子（我有幸地也被包括於其中），它們見證了東海大學六十年的成長，它們還將繼續見證東海未來的發展。

漫步在東海校園，最讓我陶醉的就是它的建築，尤其是建校早期的建築，而最牽動我的則是其建築設計的「匠心」，讓人在無意之中發現，不期然地驚喜。拿文理大道兩邊的文理學院為例，乍一看都像是一式的仿唐建築，但只有踏進這些學院，才能洞察到其四合院的結構以及內裏乾坤。引我入門的導遊是湯校長。他指給我看文學院回廊上的柱子都是圓的，庭院內灌木叢的造型也都是圓的；而理學院則是方結構，方柱，方草坪。這建築上的「圓」、「方」之別，精妙地展現了「文」、「理」二

學的各自所長。湯校長開玩笑道，如此有意思的建築，一定要找一個名字叫「圓方」的人來當院長；所以他找來童元方教授當文學院的院長。聽後我會意地笑了，確實，元方再合適不過了。這些低矮的仿唐建築在遮天蔽日的榕樹當中，白天幾乎隱隱不見，正是「大象無形」。然而，當夜幕降臨時，從這些建築裏透出的光，則是我認為的東海最美的景致之一。那晚和元方路過行政樓，其時學生在搞活動，燈光下白格黑框的窗就像舞臺背景，襯托出活動的綽綽人影，具有強烈的舞臺效果。我覺得，這種由內至外的光亮，透出來的是東海的內涵。

接下來的幾天，我在東海發現了更多的建築之美。沒有任何建築學背景的我，在東海行走之間，卻不時地領悟到建築之精妙，讓我對校園的設計者推崇備至。東海的早期建築給人一種古樸，簡約的感覺，但其實處處有匠心，我甚至可以說，是把磚木的藝術在建築上的一種極致的發揮。再拿文理學院為例，當我再次去文學院時，元方指給我看回廊地面方磚的奧妙。都是一樣的褐紅色小方磚，在理學院是正方形排列的，在文學院卻是轉了45度角就成了菱形。後來我發現，這種善用建材的例子在東海比比皆是。即使草地上也有由磚石鋪出來的圖案，無論是門庭前的幾步路，還是橫跨教堂大草坪的步行路，那些圖案會把你的目光帶得更遠。東海的很多庭院外牆是通透的，不僅有通風的作用，還有裝飾效果。這些通透的外牆大多都是磚砌的，通透的地方可以展現不同形



東海湖晨韻。

狀的圖案。例如：學校招待所的外牆就是大圓和小圓相間的；東海書房外牆的通透處則是小長方形的，在外面就能看到若隱若現的庭院。最有趣的是銘賢堂的圓花窗，磚砌的大圓圈，圈內用直徑不同的大小瓦管（也可能是陶瓷）拼出一朵梅花的圖案。當我看到這個由如此簡單的建材所構成牆上一個如此別致的藝術裝飾時，真是喜不自禁。而最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一件建築物，則是女生宿舍區月門外的一面不太起眼的紅磚牆。當我走過去之時，看到這面有白水泥基底的紅磚牆，因為其紅白顏色的反差而被吸引。當時旭日東昇，這面東西向、帶點弧度的牆，從正面看，除了線條和顏色之外沒看出有什麼特別。但當我由東往西走過這面牆，再回頭看時，就驚呆了。原來這面牆大有文章，關鍵在於你怎麼看，從什麼角度看。逆光之下，我發現牆上的磚砌出凹凸不平的效果，加上光影的效果，居然像是一幅浮雕。這浮雕般的磚砌圖案像是漣漪，一圈一圈地散開，放在女生宿舍區外，是否可以被稱作「春心蕩漾」？當然，對於學化學或物理的人來說，這面牆又可以被看成是分子結構圖，有原子核和電子層（嚴格地說是電子雲）。這面從不同的角度看，便會有完全不同的視覺效應的磚牆，除了其自身的藝術價值之外，還給人以智慧的啟迪。



東海大學校園建築。

說到東海的建築，人們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被譽為當代建築典範之一的路思義教堂。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不敢在這上面費太多筆墨，怕自己沒有那個筆力。但路思義教堂那簡約超凡之美又是叫人無法不寫的。依我看來，它的建築特色就是那兩片巨大的、流線型的、落地的瓦頂，橫看像帳篷，縱看成雙手合十祈禱狀，極生動優美。清晨或黃昏，溫柔的陽光照在那兩片建築奇跡的琉璃瓦頂，與四周的綠草坪相輝映，美不勝收。走到近前，那兩片流線型的瓦頂最終合在一起，沖向藍色的天際，給人以無邊的遐想。

在東海訪問的最後那天，我去了學生活動中心的敦煌書局，買了幾本有關東海大學的書籍。也就在那一刻，連日來所看到的東海景致在我腦海裏一一閃過。那滿目青綠的校園，獨具匠心的建築，還有縈繞在校園和建築之上的東海神韻，這一切，都讓我深深著迷。

東海的夜與光。



東海晨曦。



後記

回到香港翌日，我就迫不及待地來到我在海邊的書屋，東籬軒，看我從東海帶回來的那些書。我前面所寫的，都是自己在東海訪問時的感受，並未受書本或其他媒介的影響。不過，正是因為東海給我如此深刻的印象，我很想知道，這到底是為什麼？也很想知道東海的歷史和建校理念。

根據《東海大學五十年校史》介紹，東海建校的構思就是建立一所有別於過去大陸的十三所教會大學，且契合臺灣本土需要，具有創意的大學；其主要的教育目的在訓練文理平衡、學兼東西、而又願意服務人群的青年。東海的辦學理念是「通才教育」（作者注：亦稱「人文教育」或「博雅教育」——源于英文Liberal Arts）和培育勞動服務精神的「勞作教育」（怪不得我每天都能看到學生們在打掃東海校園，也終於明白了巢副校長所說的「服務」精神）。東海創校之初就將辦學理念融入校園規劃之中，重視校園景觀的潛在教育意義，體現在由貝聿銘團隊所設計創造的中西合璧的樸素校園建築和別具一格的人文景觀。

我開始領悟東海校園的魅力所在。

我又看了《東海風》裏記載的東海校園主要規劃者陳其寬先生的回憶錄「我和東海的因緣」，他的設計理念充滿哲理和智慧。

「我們通常只看到看得見的事物，而看不見沒有看到的事物，看到實的看不到虛的。」

「東海校園的設計，真正的精神並不是在房子本身，而是在房子與房子之間（虛的部分）……」

「東海是一個以中國園林的概念來設計的，是內斂的，不是一眼能看穿的，不是一個景就能涵蓋的，相機照的只是一個景，是片面的，無法看到東海景觀的真正特色。真正要表達東海的情況，即使是錄影機也難表達出來，必須在裏面「遊」才能體會出它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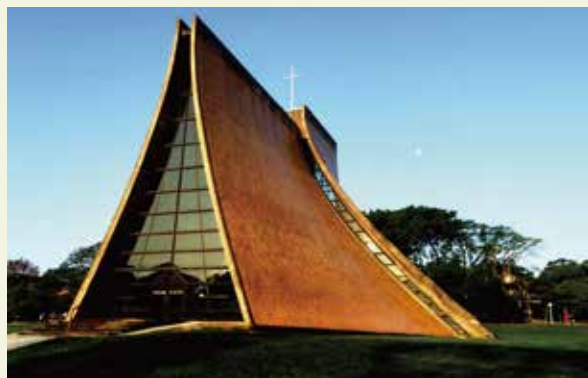
好一個「遊」字！東海的內涵，或精神，或靈魂，這些看不到的，虛的部分，恐怕都將在東海「遊」才能真正體會。於是，我把本文原來的副標題「東海大學記行」改為「遊東海大學隨筆」。至於巢副校長對我說的「學術靈魂」，我想我還得再「遊」，再尋找。

秋日的陽光照進東籬軒，也照在與東籬軒相對的海面上，讓我想起旭日初照的東海湖，也帶給我對「學術靈魂」深深的思考。

2015年10月31日構思於東籬軒

2015年11月11日初稿於香港中文大學

2015年11月15日修改於上海機場



堪稱現代建築典範的路思義教堂。